

# 纸杜鹃



我见到姜二妮的时候，她已经是位风烛残年的老人，弯腰驼背，鸡皮鹤发。我怎么也无法把她和那个传奇人物联系在一起。她在大钟巷里开了家很小的食杂店，经销烟酒糖茶、日用杂品之类的小东西，没有客人上门时她就从食杂店里走出来，坐在门口那块青石板上晒太阳，她的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，眯着眼睛看着胡同里追逐嬉戏的孩子们。她的话不多，语调缓慢轻柔，让人感觉她的声音似乎是从历史深处飘来的一般。

我说出“纸杜鹃”三个字的时候，她平静的眸子里起了微妙的变化，混浊的目光突然变得明澈起来，仿佛成了两条幽深的隧道……

李玉娇◎著

北方出版社

# 纸杜鹃

李玉娇◎著

作家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纸杜鹃/李玉娇著. -北京:作家出版社, 2013.5

ISBN 978 - 7 - 5063 - 6864 - 3

I. ①纸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54085 号

## 纸 杜 鹃

---

作 者: 李玉娇

责任编辑: 李亚梓

装帧设计: 藏书格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[zuoja@zuoja.net.cn](mailto:zuoja@zuoja.net.cn)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北京谊兴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 数: 242 千

印 张: 16.5

版 次: 2013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6864 - 3

定 价: 28.00 元

---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## 楔 子

我见到姜二妮的时候她已经是位风烛残年的老人，弯腰驼背，鸡皮鹤发。我怎么也无法把她和那个传奇人物联系到一起。她在大钟巷里开了家很小的食杂店，经销烟酒糖茶、日用杂品之类的小东西，没有客人上门时她就从食杂店里走出来，坐在门口那块青石板上晒太阳，她的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，眯着眼睛看着胡同里追逐嬉戏的孩子们。她的话不多，语调缓慢轻柔，让人感觉她的声音似乎是从历史深处飘来的一般。

我说出“纸杜鹃”三个字的时候，她平静的眸子里起了微妙的变化，混浊的目光突然变得明澈起来，仿佛成了两条幽深的隧道……

## 目录

楔 子	/001
第一章	/001
第二章	/027
第三章	/050
第四章	/074
第五章	/100
第六章	/123
第七章	/150
第八章	/176
第九章	/202
第十章	/227
尾 声	/255

# 第一章

## 1

见明嫂推开家门时有水眯了她的眼睛，她揉了揉眼睛，这才看清是下雨了，雨并不很大，像雾一样弥漫在天地之间。她先是闻到了空气中沉甸甸的雨水味，然后才发现身后的房檐上有水珠慢慢地滴落下来，她身上的衣服渐渐潮湿起来，脸颊也感到了一份湿漉漉的清凉。她喜欢这样的天气，半年前嫁给见明那天就是这样一个日子，以后每逢这样的天气，她就会联想起自己出嫁时的场面，耳边也会响起喜庆的锣鼓和鞭炮声，见明搓着手冲她憨笑的样子也会浮现在脑海里。见明长得高大魁梧，略微有一点驼背，平时寡言少语，但啥事心里面都有数，对她也知冷知热的。但她喜欢的却是他身上的那股气味。见明嫂也不知自己是在什么时候养成的习惯，碰到一个陌生人时，总会不由自主地提鼻子嗅一嗅，然后，根据气味不同对他们分门别类。见明的身上有一股浓浓的青草味，让她心里觉得分外踏实。

见明是昨天半夜被队长喊走的，说是日本人就要打过来了，上面命令他们保安队随时做好上战场的准备。听队长这么说，她的心就像一根挑水的扁担一上一下地直发颤，不由得替丈夫担心起来。见明却

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，一言不发地起身穿好衣服，抄起靠在墙角的一杆长枪向门口走，一只脚已经迈出门槛儿了，才好像忽然想起什么似的，回过头憨憨地冲她笑笑，似乎有什么话要说，但他的话只是像胆小的虫子似的在喉咙口拱了几下身子，又缩回了肚子里。这个男人有时候真够急人的。她追到门口，见明已经闯进了夜色里，一团高大的背影越来越模糊，她就冲着那团影子喊了一声：“小心点，早些回家。”黑暗中传来见明一声闷闷的咳嗽，就算是对她的回答了。倒是队长喊着告诉她，要去饶城领军火，两天后才能回来。紧接着见明的背影就彻底消失在黑暗中，只有沉重的脚步声回荡在夜色里，随后，脚步声也消失了。见明嫂抬头看看，一弯眉毛似的瘦月亮远远地在夜空中挂着，几颗寒星一闪一闪地眨着眼让人心里发凉，她打了个哆嗦，关了房门回到屋子里。

厨房里正在炖肉，瓦罐里冒出的蒸气有一部分已经汹涌地挤到门口，一股牛肉和八角桂皮混合的香味飘荡在空气中。这块肉是早晨小叔子见亮拿来的。见亮比见明小三岁，和她同年也是十八岁，他们兄弟虽是一母同胞但性格相差悬殊，见亮是个话篓子，见了人总是没话找话套近乎，在瓦村的人缘格外好。见明嫂曾经和男人开玩笑说：“你总是让着你弟弟，到头来连你的话也被他抢去说了，让你变成了一个闷葫芦。”见明嘿嘿憨笑两声，什么也不说。见明嫂知道他们兄弟从小失去父母，见亮是见明一手带大的，兄弟俩的感情很深。早晨见亮把肉扔给她时笑着说：“这就是整天卧在村口槐树下的那头老黄牛，是族里三爷养的，昨晚没病没灾自己就死了。它的寿命怕是比我的年纪还要大些呢，要下工夫用慢火炖，回头我哥回来我陪他喝两盅。”这块老牛肉果然费火，炖了个把钟头使筷子一扎还硬得像块胶皮，墙脚昨晚准备下的柴火已经被它用光了，见明嫂就出门抱柴火。

见明嫂是个天生的美人坯子，细长的眉毛瓜子脸，眼睛虽然不是很大，但顾盼之间别有一番风情。当姑娘时她就像一枚挂在枝头的青杏子，身段眉眼都不错，但还有些青涩有些拘谨，成了媳妇后她这枚杏子就一下子熟了，身上的各部分都完全伸展开，一股成熟的香甜气也在她周身弥漫出来，举手投足间就有了十足的风韵。走在瓦村的街上时，她就成了大家眼里的一道风景。那天上午出门时，见明嫂穿了条淡绿色的家纺布裤，披一件粉红色的小夹袄，走在路上就像一朵摇

曳多姿的牡丹花。柴房在一排槐树的阴凉里，和她家隔了一条道，大概有几十米远。

见明嫂刚迈步过了院门前的土路，鼻子里就闻到一股甜丝丝的清香味，她抬头看过去，见槐树枝头挤满了雪白的花朵，槐花已经在一夜间全开了。她停下脚步使劲吸两下鼻子，一股一股的香味就钻进了她的肺腑里，她一路追着香味向前走。槐花的香气越来越重，走到柴房前时，见明嫂就陷进了浓郁的香雾里。

推开柴房门，一股淡淡的树木的清香味扑面而来，见明嫂分辨出里面有杨树和柳树，还有榆树和槐树，都还没有完全干透。这些柴是见明十几天前砍来的，他背着一座小山似的柴垛回来时，两只大手捧在一起递到她眼前，憨憨地笑着不说话。她一根一根把他小棒槌似的手指掰开，看见他的手心里站着一只小鸟，淡黄色的小嘴，羽毛还没有长丰满，叽叽地叫着惹人怜惜。见明放下柴，转脸就用细铁丝编出了一只笼子给她，她就把那只鸟养了起来。现在那只鸟已经长出翅膀，能够唱出婉转的歌声了。

柴房里很黑，需要站在门口等一会儿，眼睛适应了黑暗后才能看见东西。但见明嫂却不愿等，她胆子大，从小就不怕黑，她向柴房里走几步，矮下身子用手摸着抱柴火。摸了两把，她的手底下突然感觉一软，似乎摸到了什么人的身体上。她没有喊叫，本能地把手缩了回来，习惯性地提鼻子闻了闻，空气中果然有一股人身上的气味，仔细辨别一下，似乎还掺杂着一股人血的腥气。这时候光线已经从外面透了进来，柴房里的一切渐渐从黑暗中显示了出来。见明嫂看见一个男人躺在柴堆上，右手抓着一把手枪，左胳膊上缠着绷带，正在呼呼大睡。见明嫂轻轻推一下他的肩膀，那人突然一激灵醒了过来，枪口迅速抬起来对准见明嫂的脑袋，命令她举起手不要动。

武器特有的锐利的铁腥气钻进见明嫂的鼻孔，她并不畏惧地抬手把枪管拨到一边去，嗔怪说：“你这人还讲不讲理？跑到人家柴房里睡觉，还拿枪对一个女人逞威风。”

那个人这时也发现眼前只有一个女人，便放下了枪，绷紧的身体也一下软下来，捂住受伤的胳膊呻吟说：“大嫂，我是八十八师少尉排长赵铁军，请你救救我啊！”



见明嫂虽是女人家，但对八十八师也有所耳闻，近来瓦村好多人在说，八十八师在上海和日本人打了一仗，场面空前地惨烈。

赵铁军穿着土黄色的军服，身上斜扎着武装带，衣领上一枚三角星闪闪发光，虽然脸色苍白，但眉宇间却透出一丝英气。见明嫂蹲下身子，她觉得血腥气越发浓烈，她看见白色的绷带已经被血染成了深红色。见明嫂伸出一只胳膊，赵铁军有些不好意思地摇摇头，“大嫂，我的腿没受伤，能自己起来。”

赵铁军一只手撑在地上吃力地站起身，见明嫂看得出来每动一下他受伤的胳膊就会钻心地疼一阵。赵铁军走到柴房门口时，见明嫂看见血顺着他袖口和指尖流下来，不时滴落到潮湿的土地上，像一朵红色的小花开放一下后迅速渗进泥土里。

雨比刚才大了些，风也起来了，细密的雨丝斜着打到人脸上，槐花像雪一样从树上飘下来，落在他们的头上和肩膀上。赵铁军捂着胳膊向前走，见明嫂抱捆柴火跟在他旁边，听他讲出了自己的来历。

赵铁军隶属八十八师步兵旅特务营，从淞沪会战的战场上撤下来后在南城布防，两天前，赵铁军奉命带领两个属下出来侦察敌情，在距瓦村七十公里外的饶城遭遇了日军巡逻队。仓促之间交火，两名属下被当场打死，赵铁军也受了伤。他跑了很长时间，总算摆脱了日军的追击。

走进屋子里，见明嫂扶赵铁军坐在椅子上，把他受伤的左臂衣袖脱下来。赵铁军伤在大臂上，弹孔从胳膊肘儿上方穿过，在另一侧透出来，伤口已经红肿起来。

“还好没伤到骨头，现在必须处理一下，否则可能会感染，大嫂，请你帮我一个忙，按照我说的做。”赵铁军扭脸看看伤口说。

赵铁军吩咐见明嫂找来两把钳子。然后，他从弹夹里扣出一粒子弹递给她。让她用老虎钳把子弹夹住，逆时针旋转，把弹壳打开。见明嫂力气弱，咬牙试了几次才把弹壳打开，浓烈的硫磺味从她的鼻孔一直撞到了脑门上，但她并不讨厌这味道，反倒还有一丝莫名其妙的

兴奋。

“大嫂，请你把火药撒到我的伤口上。”赵铁军说。

见明嫂犹豫了一下，但还是按赵铁军说的做了。她看见火药和伤口边的皮肉鲜血掺杂在一起，混合成一团黑乎乎的物质，看上去非常的怪异。

“大嫂，下面请你把伤口旁的火药点着吧！”赵铁军察看了一下说。

见明嫂吃惊地张大嘴巴，直愣愣地望向赵铁军，她怀疑自己是听错了，要不然就是对方的脑袋受到了什么刺激。赵铁军笑着摇头说：“没有别的办法，现在只有这么做才能达到消毒止血的效果，否则一旦感染，我的小命就报销了。”

见明嫂把一根燃着的树枝伸向赵铁军的伤口时，心头抖了一下，但她却没有停下动作，而是准确地把火头触到了黑色的火药上。一声低沉的闷响之后，一团艳丽的火光像花一样在赵铁军的伤口处绽放。挂在房梁下鸟笼中的鸟受了惊吓，扑棱棱飞个不停。一股血的腥臭混合着烧焦的皮肉味冲进见明嫂的鼻孔里。此后好多年，想起这个叫赵铁军的伤兵时，这股味道就出现在她周围的空气中。

赵铁军闷闷地哼一声，豆粒大的汗珠从额头滚落下来。两个人都不说话，默默对视一眼，赵铁军点点头，用手指了指另一侧的伤口。火药的花朵再次在屋子里绽放。见明嫂处理过赵铁军的伤口，找来一块白布帮他包扎好，问他还需要些什么。赵铁军笑笑说：“现在最需要的是吃点东西，填饱肚子。”

见明嫂走进厨房，瓦罐里的牛肉已经炖烂了，她盛了一碗端上饭桌。碗柜里还有剩下的馒头和红薯，也都端上来。赵铁军饿得不轻，吃得狼吞虎咽的，见明嫂看他的吃相，忍不住笑出了声。赵铁军停下手，抬头问她笑什么。见明嫂赶忙摇头掩饰，问：“你们在上海真和日本人打仗了？”

赵铁军点点头，把嘴里的馒头咽下去说：“那还有假，上百万人，前前后后打了三个月，那仗打得简直是昏天黑地啊……可惜，最后上海还是没能保住，我们的营长也牺牲了。”

赵铁军说到这里，把头低下去，声音哽咽起来。见明嫂看见他的眼睛里闪过了一点泪光，心里想，这个男人倒是个重情重义的汉

子啊！

赵铁军风卷残云般吃完饭，笔直地站在屋地上，双脚并拢扬起手给见明嫂敬了一个军礼说：“大嫂，非常感谢你的款待，本人军务在身，先行告辞了，他日如果有机会，一定登门报恩。”

见明嫂伸手拦住他，把门打开探出头四下看了看，发现村街上不时有人来往。她重新把门插上说：“这里离日本人的军队太近了，万一有人告密就麻烦了。不如你休息一下，养足了精神，天黑下来再动身。”

赵铁军重新坐到椅子上，重重地叹口气说：“作为一个中国人，在自己的国家里还要提心吊胆过日子，真是莫大的耻辱啊！”

见明嫂手脚麻利地收拾了一下，让赵铁军躺到床上去。赵铁军开始不肯，后来勉强同意了，但枪还一直握在手里，脑袋刚一挨枕头，转眼就打起了鼾。

天上的雨突然大起来，雨点砸到窗玻璃上发出噼啪的响声，雨点落在地上砸起的尘土味从窗缝和门缝里渗进来。见明嫂坐在床边的一只矮凳上，拿起一只剪子和一张红纸。纸在她的手里转了几下后，一只展翅欲飞的蝴蝶就出现在眼前。

天慢慢黑下来，眼前的东西变得模糊。见明嫂站起身，正要去点灯，外面突然响起敲门声。正睡着的赵铁军从床上一跃而起，枪口对准了屋门，转头看见明嫂。见明嫂走到门边问是谁，外面没有人回答，只有雨点从房檐上滴落的声音，旋即，敲门声再次响起。见明嫂的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，敲门的可能是自己的男人，以往有时候回家来时，他也是像这样光敲门不说话，但很快她又把这个念头否定了，见明的队长已经说了，他们要去饶城领武器，两天以后才回来。见明嫂就有些紧张起来，看看赵铁军，赵铁军点点头，示意她把门打开。

赵铁军枪口对着门口，食指搭在扳机上，他知道此时已没有退路，只能冒险一搏。门轴吱嘎一声，门慢慢打开，他看见门外站着一个背枪的大汉，就果断地把食指扣了下去。就在枪声响起的同时，他听见救他的女人喊出了“见明”两个字。他知道自己犯下了可怕的错误，但后悔已经来不及了。骤然响起的枪声，惊得笼子里的鸟凄婉地叫一声，一头撞在笼子边上。门外那个男人身体摇晃一下，慢慢抬起一只手，似乎想扶住旁边的门框，但手刚举到中途就像一只被击中的

鸟一头扎了下去。随后，那人就像一只沉重的麻袋似的，咕咚一声摔进了屋里，砸起了一团呛人的尘土味，就一动不动了。

### 3

赵铁军彻底蒙住了。

起初他以为自己是听错了，刚才枪响时没有人喊过“见明”两个字，他打死的只是一个上门抓捕的敌人。但他把举枪的手臂放下时，再次听到那个女人喊了声“见明”，这次清晰无比，再也不容狡辩。赵铁军一下子慌了，他知道自己犯了天大的错误，竟然失手打死了人家的丈夫，这还了得！赵铁军手里握枪愣在屋地上，有一瞬间甚至冒出了自杀谢罪的念头，但这个想法很快被他否定了，他告诉自己，这其实只是个误会，自己并非有意要这么做。他看见那个女人似乎也吓傻了，像一棵枯树站得一动不动。他几步走到她面前，扑通一声跪下去，磕着头说：“大嫂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”那个女人不说话，也不动，目光直直地盯着窗户。赵铁军又重重地磕了两个头说：“大嫂，我走了，上前线和日本人拼命，要是侥幸不死，日后当牛做马也要还这笔债。”赵铁军站起身，一步跨过见明的尸体，风一般冲出了屋门。

见明中枪倒地后，见明嫂就仿佛被点中了穴道，木雕泥塑般失掉了活动能力。嘴里虽然喊着“见明”，但眼前的一切却已经虚幻起来，好像发生在别人身上，与自己毫无关系，而她只是一个过路的看客。赵铁军跪下磕头的时候，她不知道他在干什么，他说的话她也没搞清是什么意思，他跨过见明仓皇而去，她也根本没想过要拦住他讨回公道。她眼里看到的是自己刚刚剪好的一只蝴蝶，它贴在窗户的一角上，活灵活现，展翅欲飞。有一瞬间，她似乎看见蝴蝶从窗户上飞了下来，扑扇起美丽的翅膀在眼前转圈子。是空气中的血腥味喊醒了她，浓重的血腥味像粗硬的绳子，捅进她的鼻孔里，又沿着气管向下伸到她的肺部，扎得她的肺子疼痛无比。她下意识低下头，发现两股血像两条小河从左右两边流过来，在脚前汇成一只手，把她的脚紧紧地抓住。她的目光顺着血流前进，找到了一个倒地的男人。那人倒

扣在地上，血从他身体两侧流出来，汇集到血河里。一只胳膊压在身子下面，另一只却背到了身后，掌心朝上，五根棒槌般的手指蒲扇似的张开。这时见明嫂才突然意识到，那是自己男人见明的手，十几天前从这手里她接过了一只小鸟。她终于明白发生了什么事，她蹲下身子，有些生气地问：“你为什么连咳都不肯咳一声呢？”话刚说完，就晕倒在见明的尸体旁。

见明嫂醒来时，发觉自己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躺在床上，脸上黏黏的，用手一摸，触到满巴掌的血。屋子里有人正在大声地哭喊，她听出是小叔子见亮的声音，随后，她看到见亮正跪在地上抱头痛哭，在他面前的一块门板上直挺挺躺着男人见明。见明嫂一翻身，从床上滚下地，抓住见亮的肩膀摇晃着问：“你哥不是要去饶城拿武器吗？要两天后才回来，为什么今天就回家了？”

见亮不回答她的话，似乎根本没明白她在说什么。他哭得满脸泪水，鼻涕挂在下巴上，双手发疯般揪自己的头发，又抓住她的肩膀摇晃问：“嫂子，告诉我是谁打死了我哥，我要亲手宰了那个王八蛋，给我哥报仇雪恨。”

好一会儿，他们两个谁也不回答别人的话，摇晃着对方的身体，固执地追问自己想知道的问题。后来，还是见明嫂先清醒过来，断断续续讲出了发生的一切。她讲了一遍，发觉没有讲清楚，就从头开始又讲了一遍。讲完后她看见见亮仍然疑惑地看着她，就又讲了第三遍，但她发觉自己越讲反而越糊涂，原本很简单的事情却被她越说越复杂。最后，连她自己都有些不明白事情究竟是如何发生的。

见亮呆呆地看了她一会儿，愣愣地问：“嫂子，你是说你救了个伤兵，帮他治伤口，给他吃饭给他铺床，最后你又亲手打开门，让他把我哥一枪给打死，又眼睁睁地看着他从你眼皮底下跑走了？”

见亮的话听得人心里别扭，她觉得事情不应该是这样，但把这些话在心里想了想，又似乎全都是事实，见明嫂就点了点头说：“是啊，一切都怪我不好，不该管闲事，我看那人是国军，从抗日前线下来的，又受了伤，所以才……”

见亮不再听她说下去，一头扑在见明的尸体上，哭着说：“哥呀，你死得好冤啊，死到临头也不知道是你的老婆亲手害死了你。”

见明嫂听出见亮的话不对劲，但她没心思和他计较，男人扑倒在

地上时，她的心就变成成了无数碎片，无法拼贴成一颗完整的心了。如今，她只是凭借着本能想，要让男人早些入土为安。她拍拍见亮的肩膀说：“人死不能复生，还是赶快去族里找人，料理你哥的后事吧！”见亮一晃膀子甩开她的手，抹一把眼泪，从地上站起来，哭着从屋里跑了出去。见明嫂看着见亮的背影愣愣地发呆，笼子里那只鸟突然亮开喉咙欢快地叫起来，它叫得婉转悦耳，似乎正向主人报告什么喜事。

#### 4

族人们陆续赶来，屋子里忽然忙乱起来，各种声音和味道混合在一起把见明嫂裹住了。她感觉自己就像河心的一座小岛，被来自四面八方的水流包围，那些水流冲击着她，挤压着她，让她几乎没有立足之地。好一会儿，她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话，做些什么事，只是木然地听候别人差遣。一个婶子吩咐她打水，她就去井台边打水；另一个婶子让她给见明找衣服，她就打开衣柜拿出见明的衣服；又有一个婶子告诉她拿毛巾，她就傻傻地把毛巾递过去。她呆呆地看着婶子们脱掉了见明的衣服，用毛巾蘸上水给他擦身子，然后，又看着她们给他穿上了新衣服。但穿戴整齐躺在床上的见明却让她感觉分外陌生。见明嫂的耳边突然听到一阵清脆的鸟叫声，她终于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，她走过去从房梁上摘下鸟笼，提着它走出屋子，打开了笼子门。笼子里的鸟已经养熟了，没想起要飞出去。她把手伸进笼子里，把鸟抓出来向空中扔出去说：“人死了，你也该飞了。”

雨还在下着，只是小了一些，见明嫂看着鸟在雨中停了一下，随后扇动几下翅膀就钻进了雾蒙蒙的天空里。她把目光收回来时，听到有人冷冷地哼了一声说：“我哥尸骨未寒，你竟然有心思在这里逗鸟玩？”

见明嫂转回身，正撞上见亮两道怨恨的目光。她想解释一下，告诉小叔子这只鸟的来历，让他不要误会，但只是嘴巴动了动，没有说出口，她突然觉得，这是她和见明两个人的秘密，不应该告诉其他人。她居然冲见亮笑了一下，什么话也没有说。

族长三爷拄着拐杖来了，手捋着下巴上雪白的胡子说：“见明是横死的，照老礼该给他做七天道场，过了头七再出殡，但如今兵荒马乱人心惶惶，恐怕连老道也凑不足数了，就减一减吧，把咱们瓦头寺的和尚喊过来，念三天三夜的经！丧事花的钱呢，大家就帮一把，凑个份子吧！”

瓦村是家族式的村落，因为早年间村人以善制瓦片著称，得了瓦村这个村名。全村百分之八十以上人都姓霍，所以也叫霍村。一些杂姓比如张姓、杜姓、唐姓等等都是后来的，没能形成气势。见明嫂的娘家姓姜，也是瓦村的外来户。见明、见亮则是霍氏家族的小字辈。霍氏族规森严，解决家族的纷争时，有自己的一套规矩和家法。族长一言九鼎，拥有绝对的权威，如今族长三爷发了话，自然无人敢不听。

雨还在下着，时断时续，但一直没有停下来，槐花的清香穿透帘幕，不时随风而来。众人分头忙碌起来，搭灵棚设灵堂，在见明的头前点燃长明灯。瓦头寺的和尚来了，木鱼声笃笃地响起；村里的响器班子也到了，哀乐便凄婉地奏响。

见明嫂突然发觉自己成了外人，她似乎变成了人们排斥的对象。不论走到哪里，后背上都聚集着许多猜疑和敌意的目光，但等她转过身时，那些目光却又不不知躲到了哪里去。她到底也想不清楚，大家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她，难道见明一死，一切就全都变了？

到傍晚时，人们陆续散去，灵棚里只剩下见亮等几个人在守夜。见明嫂跪在见明尸体旁，呆呆地看着自己的男人，躺在门板上的见明表情很安详，似乎只是进入了梦乡。有一瞬间，见明嫂甚至还听到了男人的鼾声，看见他的身体轻轻动了动，但仔细一看，立即大失所望。当初嫁给见明时，是父亲给她做的主，但她对见明却并不陌生，他们曾经是小时候的玩伴，早就在游戏里做过夫妻。她本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跟定这个男人了，哪里想到刚过门半年，就出了这样的事。

奇怪的是，她竟然一直没有流泪。白天在纷乱的人丛里，她就听到有人在悄悄议论，说她是没情没意铁石心肠的女人，男人死了竟然连一滴眼泪都不掉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她就是没有流泪的感觉，开始她觉得一切都很不真实，似乎都只是一个梦，只要醒过来睁开眼睛，她就又能看到见明憨厚的笑容。后来她明白过来，可怕的事情已经真

实地发生了，见明实实在在已经死了。这时，她感觉心疼得厉害，似乎已经裂成无数碎片，但她仍然没有流眼泪。相反她甚至还有些恨见明，她真想拿拳头擂他的胸脯问他，难道说句话就那么难吗？让他说话真就比杀了他还要难受吗？结果呢，他就真的让人杀了。但这一切本来只要一句话一个字甚至咳嗽一声就可以避免的啊！

后半夜的时候，雨下得又大了起来，雨脚匆忙急促，似乎有一支庞大的队伍正从夜色中赶过来，参加见明的葬礼。在雨声里见明嫂跪在地上，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。她做了一个梦，在梦里自己变成了一只鸟展翅飞在空中，而见明则变成了另一只鸟飞在她的旁边。他们正飞着，突然听到什么地方传来一声闷响，她看到身边的见明一头折了下去……

见明嫂从梦中惊醒过来，她看见亮跪在见明尸体旁，正发疯般用拳头擂地，狠狠地说：“哥，你放心吧，你不会白死，我肯定会替你报仇。”

## 5

雨一连下了三天，见明下葬这天早晨停了下来。

瓦村的土路上一片泥泞，枝头正开的槐花一朵都不见了，全部飘落到泥水里。扶着灵柩向霍家墓地走时，见明嫂仍然没有想哭的感觉，她觉得真正的自己已经跟着见明一起被枪打死了，此刻存在着的只是具行尸走肉。周围的一切遥远而陌生，与她格格不入。她身上唯一活着的是嗅觉，雨后清新得锋利的空气，不时提醒她完成自己的任务。见明的棺木落入墓穴里，见亮凄厉的哭喊声随之响起，几个婶子跟着放出悲声，族里的人们也纷纷落了泪。但见明嫂仍然没有哭。她只是呆呆地站在墓穴旁，茫然地看着这一切。安葬结束，别人都离开时，她仍然一动不动地站着。她不知道自己站了多久，似乎已经站成见明坟前的一棵树。直到耳边传来说话声，见明嫂才重新恢复了知觉。

一个声音在她身后响起，“人死不能复生，你想开点，还是回去吧！”



见明嫂闻到一股熟悉的柳树味，扭回头看见面前站着同村的青年杜二宝。杜二宝和见明一样也曾经是她小时候的玩伴，他们三个在一起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。二宝为人随和幽默，和见明一直是好朋友，也常到他们家里来。不久前，听说日本人要打来了，二宝和见明一起加入了乡保安队。见明嫂努力笑一下，跟在杜二宝身后向村子里走。这些天来，她一直想问问二宝，出事那天见明他们为什么没有去饶城领武器？

杜二宝似乎知道她心里想什么，没等她问就主动说起了这件事。原来，那天见明他们走到半路上时遇到了从饶城跑出来的难民，从他们嘴里得到消息，饶城已经在几小时前落在日本人手里，保安中队全军覆没，他们根本没有地方领武器了。无奈之下，他们才决定返回瓦村。因为天上下雨，路上耽搁了些时间，回到村里时天已经黑透了。

听完杜二宝的话，见明嫂长长叹了口气，但她什么都没有说。

杜二宝一直把她送到家门口，见明嫂凄然地说：“谢谢你二宝，见明不在了，我就不请你到家里坐了。”

杜二宝说：“你多保重啊，凡事都想开一点。”

见明嫂点头答应着，迈步向院子里面走，没留神脚绊在一块突出的小石头上，向前抢了几步险些摔倒。杜二宝跑过来伸手想扶，又把手收了回去问：“你没事吧？”见明嫂摇摇头，踉跄着走进院子里。

自从男人下葬后，见明嫂就很少再出屋子，她一下变得沉默起来，话很少说，甚至连饭也很少吃，每天都是一个人躲在家里剪纸。瓦村人心灵手巧，差不多每人都有一两门手艺。见明嫂的父亲尤其多才多艺，是方圆百里有名的民间艺人，人送外号姜巧手，琴棋书画无一不晓，诗词歌赋样样精通，尤其擅长剪纸，只要他手里有一把剪刀一张纸，转眼间就能变出活灵活现的玩意儿来。见明嫂的娘早亡，父亲对她宠爱备至，从来不让她为生活操劳，而是悉数把身上的本事都传给了她。在父亲的熏陶下她学会了吹拉弹唱，吟诗作赋，剪纸的技艺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瓦村后山长满了杜鹃，号称杜鹃之乡，见明嫂从小就照着真花剪，到后来，她剪出的杜鹃已经达到出神入化的程度，和真花放在一起，不仔细看根本无法分辨出来。

见明嫂发现只有在剪纸时才能感觉到自己还是个活着的人。她剪了一朵又一朵杜鹃，见明在时最喜欢她剪的杜鹃。剪完后，她就将那